

杨硕芾一家跨越世纪的生命归航

文 / 周晓

在加州圣地亚哥明媚的阳光下，78岁的杨硕芾（Shawn Young）走在公园的大榕树前，步履轻盈，神情安然。若不是她亲口讲述，很难想象，这位气质优雅的女性，已经走过近八十年的风霜。

她的故事，并不只是一个人健康长寿的故事，也不只是一个家庭移居海外后的生活变迁。更动人的，是一个有着深厚天主教背景的家庭，如何在岁月的转折处，走近法轮大法，并在“真、善、忍”中重新理解生命、信仰与归途。

从台湾到美国，从虔诚的宗教传统到对大法的亲身见证，从母亲103岁安详离世，到父亲晚年身心的变化，再到她自己在疫情中带给他人的宁静，杨硕芾一家的经历，像一幅跨越世纪的生命画卷，缓缓展开。

天主教家庭里的微澜

杨硕芾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家庭，祖籍湖北襄阳，后随父母迁往台湾。在那个重视信仰的家庭里，天主教是生活的底色。她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守望圣母与上帝长达43年；而她的弟弟则是禅宗法门的弟子，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对东方宗教有着深刻的钻研。

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宗教背景的家庭，对于任何新的信仰选择，往往带着一种天然的审慎，甚至排斥。

杨硕芾是家里第一个走进法轮大法修炼的人。她深知家人的虔诚与固执，因此，她没有采取任何激烈的说服方式。她用了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办法：每天去上班前，她会从明慧网上下载一些关于大法与科学、大法对身心益处的文章，印成精美的单页，悄悄放在父母的房间里。

“我不想说服他们，我只想让他们知道大法是好的。”杨硕芾回忆道。

起初，母亲对此是不解的：“你为什么要去修这个？外面有很多争议啊？”母亲的担心源于对女儿的爱，也源于宗教惯性带来的隔阂。然而，杨硕芾始终保持着谦和与尊重，她用自己的生命状态，那种从容、健康与无私，在无声地回答着家人的疑问。

1500美元与一本《转法轮》

变革的契机往往隐藏在生活的艰辛处。

父母七十多岁来到美国，当时台湾有全民健保，但在美国，年迈的老人几乎找不到任何保险公司愿意承保。杨硕芾四处奔波，最后好不容易在凯撒医疗找到一份保险，每个月的保费竟高达1,500美元。这笔巨款由兄弟姐妹五人按自身的收入比例分摊，即使如此，每年还在不断涨价。

那几年，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右腿发麻，最后确诊是脊椎压迫神经，不得不回台湾动了一场大手术，换了四节脊椎。

就是在那个母亲最虚弱、生命最迷茫的时刻，杨硕芾在圣诞节送给了父母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人一本《转法轮》（法轮大法主要著作）。她没有谈法病健身，也没有谈玄奥的理，只是平实地把书递了过去。

母亲回到美国后，安静地看了半年。有一天，这位话语不多、一生主内的女性突然对杨硕芾说：“这本书我看了五遍。这本书是教人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我可不可以也修？我可不可以也炼？”

那一刻，杨硕芾知道，母亲生命深处的那扇门打开了。

消失的青光眼与水晶圣母像

母亲的修炼之路，是从“放下”开始的。

她曾是一个极其严谨的天主教徒。来美国时，她带着珍藏了一辈子的玫瑰念珠等精美物品。修炼大法后，虽然杨硕芾从未对她提过“不二法门”的要求，但母亲自己悟到了。当她搬去杨硕芾妹妹家居住时，表现得格外洒脱，仅带走简单的随身衣物，将这些陪伴了数十年的东西悉数留在了杨硕芾家中。杨硕芾亦心领神会，随后将这些物件悉心转赠给了

公司的西人同事，做了妥帖的安置。

唯一的执著，是一个掌心大小的水晶圣母像，那是法国名家雕刻的艺术品。母亲曾非常喜爱它的美，偷偷把它放在花园的角落里。几年后的一个午后，母亲从花园取出那尊圣母像，平静地对杨硕芾说：“你拿去送给隔壁的邻居吧。”

那是母亲对世间“美”的最后一点执著的放下。而伴随着心性的升华，身体的奇迹接踵而至。

母亲患有严重的青光眼和黄斑病变，这在医学上是不可逆转的致盲性疾病。来美国后，她一直靠从台湾寄来的眼药水维持。修炼一段时间后，母亲突然告诉杨硕芾：“我一年没点眼药水了，我知道我没有青光眼了。”

更神奇的是困扰母亲几十年的失眠。曾经，她需要靠安眠药度日。修炼后，每当半夜醒来，她不再焦虑，而是起身读法轮大法的著作。两个星期后，几十年的顽疾不药而愈。

那位曾为母亲体检的美国西医医生惊呆了。在九十多岁高龄时，母亲的血压维持在120/70，各项指标完全正常。医生反复询问：“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中草药？”母亲笑着说：“我连维他命都不吃！”

修炼法轮大法几年后，母亲变得无病一身轻。儿女们发现，原本每月高达1,500美元的医保费用，从此再也不必支付了。而且，102岁时，她的头发基本全部变黑了。

父亲的“洗心”之路

杨硕芾的父亲杨征是台湾极少数获得英国王家摄影协会荣誉的博学会士（Fellowship）的人之一。他是一个极其理智、正直且喜欢分析的人。虽因深爱并尊重妻子的信仰而数十年如一日地陪同弥撒，但他更愿坚守个人良心，坚决不受洗。他曾直言不讳地对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说：“我凭良心做人，如果上帝因为我不受洗就不让我进天堂，那我不进他的天堂了。”

这样一位倔强的老人，在收到《转法轮》后，展现出了惊人的恭敬。他每天坐在床头，拿着尺子压着行文，一行一行仔细阅读，唯恐看错行。

大法的威力在父亲身上展现为一种身体的净化。他曾经经历过严重的腹泻，一天上11次厕所，但他神采奕奕，脸色红润，丝毫没有虚脱之感。杨硕芾惊讶地发现，父亲那原本瘦骨嶙峋、布满愁纹的手，竟然变得丰满、红润，指缝严合，完全像变了一个人。

命运轨迹的改写

在采访中，杨硕芾分享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她有一位同事，在一次意外后开启了“天目”，看事情极准。有一天，这位同事严肃地警告她：“Shawn，你今天下班一定要特别小心，我看到一辆什么颜色的车会撞向你，你会有一场大车祸。”

杨硕芾当时听了，心中却异常平静。她想：“如果这是我欠下的债，那我就去还；如果不是，那一切都有师父安排。”

结果，那天平安无事，什么都没有发生。

第二天，那位同事见到她时惊愕不已。这件事让那位同事对大法产生了极大的敬意，他意识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间，真的有一种力量可以改变预定的命运轨迹。

治愈星球的能量

当2020年全球陷入疫情的恐慌时，杨硕芾和法轮大法修炼群体成了不安世界中的一座灯塔。

当时，圣地亚哥的公园关闭了停车场，她就一个人去图书馆旁的小草坪炼功。几个星期后，一位女士走过来对她说：“我每个周末都观察你。你散发出的这种能量，是可以治愈整个星球的（Heal the planet）。”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人们彼此隔绝，呼吸都带着恐惧。

步步灵验。可见人的命运被安排的多么精确，一丝一毫都不会差的。

就这样，袁了凡走完了自己人生的上半场，把一切都看的越来越淡，他想：既然都是命中注定，那自己也顺着剧本平淡的走完下半场吧。但是人的一生哪有偶然，上天为何要提前将人生这场戏剧透给他？这才是重点。

在准备做贡生时，袁了凡先到栖霞山去拜见云谷禅师，这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在禅房里，云谷禅师惊讶地问他：“自你进来后，我不曾看见你起一个妄念，这是什么缘故？”袁了凡告诉禅师：“我的命被精通数的老先生算定了，何时生，何时死，何时得意，何时失意，都在数中，没办法改变。就是胡思乱想得到什么好处，也是白想。所以就老实不想，心里也就没有什么妄念了。”

云谷禅师笑道：“我本以为你是一个了不得的人，哪里知道，你原来只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袁了凡不解，云谷禅师便说：“一个平常人，不能说没有胡思乱想的那颗意识心。既然有这颗一刻不停的妄心在，那就要被阴阳气数束缚。既被阴阳气数束缚，怎么可说没有数呢？”



图为杨硕芾母亲百岁生日庆祝合影。（转载自大纪元）

杨硕芾她们在公园炼功，很多原本焦虑不安的居民就坐在远处的石凳上，仅仅是看着她们平缓的动作，就能感到一种久违的平静。

有一位年轻人，在生活几乎崩溃的边缘找到了杨硕芾。他对着这个陌生的炼功场说：“我想要寻找内心的宁静（Inner peace）。”还有一个全副武装、戴着巨大防疫面具的男子，一踏进她们学法的屋子，看到杨硕芾和她100岁的母亲、姐姐都没戴口罩却神采奕奕，他迟疑地问：“你们不怕吗？”当他得知这群修炼者的故事后，竟请求给杨硕芾一个拥抱，他说他已经快要孤独与恐惧中空息了。

那双看不见的守护之手

从台湾到美国，从天主教家庭到大法修炼。杨硕芾明白，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得法”之旅。

“你不修炼，心里总会挂着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她缓缓说道：“但修炼之后，那种内心发出的无名感恩，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那种平静不是外在的伪装，而是因为你终于知道了“事情的本质与归向”（Where things are at）。她回想起自己的经历，几次在生死的关头竟然都奇迹般地化险为夷。以前以为是运气，现在才知道，那是法轮大法师父生生世世都在看着、保护着。

现在的她，走在圣地亚哥的公园里，不再是那个寻找隐居地的孤独灵魂。她是真相的传递者，是一个在尘嚣中磨砺出的、通透如玉的生命。她那清澈的眼神似乎在告诉每一个人：无论命运多么跌宕，只要心中有法，回家的路就在脚下。

梦中的天国

母亲走的那天，阳光和往常一样温暖。103岁的母亲，没有任何病痛，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周，她清醒地对杨硕芾说：“我要走了，以后你就见不到我了。”杨硕芾问：“你要去哪里啊？”母亲平静地回答：“我要去天国世界了。”

2026年初的一个午后，母亲正在午睡。杨硕芾进去看她，发现她一只手轻轻托着脸颊，安详得就像在做着一个美梦。当杨硕芾再次进屋时，发现母亲已经走了。

没有恐慌，没有哀鸣，没有管子与药物的折磨。一位跨越世纪的老人，平静地完成了她在人间的旅程。

杨硕芾回忆道：“母亲走的时候，头发还是黑的，皮肤光滑，皱纹很少，散发着美丽的光泽，是真的。”

在真相中寻找宁静

采访结束时，杨硕芾提到了自己的名字。“硕”代表学识，“芾”是草字头的乡，寓意着那份来自土地与自然的神韵。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杨硕芾见过无数焦虑、恐惧与支离破碎的灵魂。她感慨道，现代人的心理压力源于对未知的恐惧和对物质的执著。而法轮大法给了她和她的家族一条通往“更好、更快乐”的路。

这不是一句广告词，而是她那103岁母亲留下的生命见证，是她那78岁依然保有芳华的容颜背后的秘密。在这个喧嚣而不安的时代，杨硕芾一家的故事像一束温和的光提醒人们：信仰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生命在苦难、疾病、恐惧与生死面前真正的依靠。一个人若能守住向善的心，走近真、善、忍，生命终会看见归航的灯塔。

算定的命，为什么袁了凡能改？

文 / 源馨

人生如戏，如梦，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都是提前安排好的，清清楚楚。那若只是走一场安排好的戏，那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儿呢？现代人受无神论、进化论等观念影响，往往不相信命运。即使谈到“改命”，也多用一种“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思维去理解。其实，真正能改变命运的，并不是争强好胜，而恰恰是相反——修心向善，积德改过。

《了凡四训》的作者袁了凡，年轻时在慈云寺遇到一位高人，给他推算出了终生的吉凶祸福，说得极其详细：哪年考取第几名，哪年应当补廪生，哪年做贡生，其后又在哪年当选为县长，任上三年半后会辞职回家乡。到五十三岁那年八月十四日的丑时，就应该寿终正寝，但命中无子。他后来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位高人的推算，无论大事小情，

但虽说数一定有，只是平常人，才会被数所束缚住，若是一个极善的人，数就拘他不住了。”

禅师又进一步启悟他：《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以命是可以自己改的，而佛家是让人识透极善极恶之理的力量。命由我自己造，福由我自己得，怎么个得法？我造恶就自然折福，我修善就自然得福，这些不是烧香拜佛，神随便赐予人的。

袁了凡本身是个有佛性有悟性的人，听过禅师的一番话后，他如梦方醒，不再像之前那样随意，而是更加谨言慎行，更是许下要做一万件善事的心愿。还写下“功过格”，每天记录善行恶念，消恶从善。后来真的改变了自己后半生的命运。过了一年，礼部考科举，从前算他该考第三的，忽然考了第一名。等到秋里考举人，原来算他不能考中的，也中了。说他命中无子，也有了。

袁了凡的经历印证了人的命运确实都有详尽的安排，同时也解答了如何才能改变命运。实际上人生的意义并不是为了追求名利情，越追求这些东西，妄念越多，就越不可能改变命运。而袁了凡在得了云谷禅师的一番话后，其实是走上了一条修行的道路，修身修德。

若想进一步明白这些道理，不妨静下心来读一读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若是真有一颗修德向善之心，或许便是机缘已到。